

# 秦皇岛剧作

• 1987 •

720

秦皇岛市戏剧曲艺家协会

秦皇岛市戏剧艺术研究室

编印

卷首语

# 秦皇岛剧作

一九八七年

秦皇岛市戏剧曲艺术家协会 编印  
秦皇岛市戏剧艺术研究室

# 卷首语

秦皇岛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 李 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绽了又一朵小花。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秦皇岛剧作》这本小书奉献给戏剧界同仁和爱好戏剧艺术的朋友们。

秦皇岛，地处渤海之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内外闻名的游览、避暑胜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得到贯彻和落实，使我市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大好景象。尤其是改革的热流，给这块美丽的土地注入了新的生命。开放的政策，也使我市的戏剧事业获得了生机，使其有了新的活力，有了新的变化，有了一个令人高兴的飞跃！当您浏览一下这本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市第一本《秦皇岛剧作》后，会从中看出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崭新面貌，会从中看出我市戏剧事业发展的希望之光。

这个集子是从近二十部作品中挑选出来的。虽然它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是作者的艰辛，作者的汗水以及他们那孜孜不倦的追求，您可透过字里行间感觉出来。我们恳切期望这本集子能得到诸位朋友的批评和帮助，以便我们能和各位朋友、兄弟省市的戏剧同行一起互相切磋砥砺、并肩携手前进，为戏剧事业的振兴尽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封面设计 靳仁龄 中等师范毕业，长期从事群众业余创作，业余时间常去农村采风，写生，创作。其作品《小村的早晨》、《秋夜》、《月夜》、《春雨》、《秋雨》、《雪夜》等，多次在省内外比赛中获奖。

秦皇岛市戏剧曲艺家协会

秦皇岛市戏剧家协会 编印  
秦皇岛市戏剧艺术研究室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秦文准字(1987)第46号(内部发行)

宋文忠公集卷之十(附錄及行)

# 目 录

## 卷 首 语 ..... 李 健 1

影

- 征服者的足迹 (电影剧本) ..... 王凤翔 183

视

- 金头太子 (八集电视连续剧) ..... 郝三进  
罗贤保 59

戏

- 特别儿子 (大型现代轻喜剧) ..... 吕后龙 136

曲

- 接婆婆 (小戏曲) ..... 刘保江 280

话

- 难醒的梦 (五幕话剧) ..... 吴双(执笔)  
康瘦华 1

剧

- 事故之后 (中型话剧) ..... 唐焕多 257

小

- 冬晨 (校园小品) ..... 韩 静 295

(五幕话剧)

# 难醒的梦

编剧 吴 双 (执笔)

康瘦华

## 人 物 表

龙布果：男，32岁，最后一个土司。

高彩凤：女，28岁，布果妻。

高建勋：男，25岁，彩凤弟。

布果枝：男，7岁，布果子。

梅达：女，50岁，布果继母。

龙布威：男，25岁，梅达生子。

龙布云：女，20岁，梅达生女。

大山土司：男，56岁，梅达兄。

门公：男，60岁，大总管。

莫克：男，24岁，门公生子。

卢七：男，30岁，大队长。

嘎妹：女，18岁，梅达贴身丫头。

嘎老大：男，50岁，嘎妹生父。

小伍子：男，28岁，中队长。

师爷：男，50余岁，帐房先生。

老人：男，60余岁，傣族长者。

各民族暴动首领若干人。

团丁、丫环若干人。

各族头人、乡绅若干人。

## (序幕)

### 序　　幕

〔四十年代末，秋天的傍晚，昆明，龙布果公寓的客厅里。在一阵暮鸟归林的吱喳声中，大幕徐启。昏暗的客厅在天幕的映衬下，只是一个剪影。秋风摇曳着垂纱窗帘，吹进几片梧桐落叶。〕

〔龙布果左手托着沉重的头坐在沙发上，右手无力地垂下来，捏着一份当天的《大观晚报》。〕

〔随着一束追光打在龙布果身上，画外音骤起。〕

〔画外音〕：“江外帮嘎地区八百夷民暴乱，江外帮嘎地区八百夷民暴乱，江外……”（声音由强渐弱）。

〔画外音〕：由远渐近的枪炮声，激战的呐喊声，恐怖的吼叫声：“布果，救救阿爸，孩子！”

〔龙布果从沙发上惊站起，画外音骤歇，窗外传来烦人的雀噪。龙布果起身关窗，背身呆立，追光渐暗。〕

〔一阵牢狱铁门的开启声后，左台光区明，手臂受伤的龙布云上。她是个中学生打扮的清秀姑娘。〕

布　　云　（一惊）大哥！你怎么来了？

布　　果　（声音）怎么，难道我不该来看看你吗？

布　　云　关在这里的政治犯，是一律不准来人探视的。（难过地）你，你一定是走了大嫂家的门路。

布　　果　（声音）他们都很关心你。

布　　云　哼，这次镇压我们学生运动，你那位老岳父就是元凶祸首！

布果 (声音) 小点声!

布云 哈哈哈哈，大哥，你也曾经是个有理想，有血性的男子汉，为什么如今倒象个峦窝的斑鸠，对国家大事，竟这样无动于衷?

布果 (声音) 阿云，你还太年轻啊!

布云 那你呢? 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为什么不去干点有意义的事? 大哥，听阿妹一句话，回帮嘎去吧! 利用自己的地位，为民族为乡亲尽力去做点好事吧!

[左台光区暗。右台光区明。高彩凤与高建勋走入光区。前者是个风姿媚人的少妇，后者是个年轻的国民党军官。

彩凤 小弟，帮嘎的事在你姐夫面前一个字也不准提。

建勋 我倒没什么，可爸爸和大哥的决心你总该清楚。

彩凤 你们为什么偏要在布果身上打主意?

建勋 当初，爸爸答应把你嫁给他，就是有打算的，二姐心里又不是不明白。

彩凤 可我爱的是布果这个人。

建勋 (行军礼) 姐夫!

彩凤 布果，建勋已经从军校毕业了。

布果 (声音) 其实，你何苦去进什么军校! 做你大哥的副官，实际上等于当了师长半个家。

建勋 姐夫，咱们是男子汉，理应自己到真刀真枪的疆场去创功立业才是。

彩凤 扯这些干什么? 布果，放三妹的事，爸爸已经一口答应了。

建勋 我记得好象还有个先决条件。

彩凤 建勋……

建勋 这种事，爸爸可是一丝不苟的。他说，布云太年轻，容易被人利用，这次一放出来，姐夫必须亲自把他送回邦嘎。

[右台光区暗。在沉思中，布果把灯打开，心神不定地踱步徘徊。

〔汽车刹车声，顷刻，小果枝挥舞着一把大刀兴冲冲地上了。〕

果 枝 杀，杀！阿爸，舅舅给我买了一把刀。

〔建勋匆匆上。〕

建 勋 姐夫，老亲爹让暴民打死了！这是我驻建安的一个朋友来的信。

〔布果看信，彩凤喘吁吁上。〕

彩 凤 建勋，你……

建 勋 暴乱的消息报上已经登出来了，这件事应该告诉姐夫了。

彩 凤 布果，你是被后娘赶出来的人，如今在省城好好当你的襄理，管这些闲事干什么？

建 勋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

彩 凤 你……

布 果 是啊，已经民国三十八年了，阿爸还用那套管牲口的办法统治百姓，怎么能不乱，怎么能……

建 �勳 姐夫有何打算？

彩 凤 什么打算，他在邦嘎只是个挂空名的大少爷，人家母子把他视如眼中钉。布果，阿爸是你唯一的亲人，如今他老已经去世，你就不必再往那刺裸里钻了。

建 募 姐夫是邦嘎土司当然的继承人。

彩 凤 你，你给我出去！出去！

〔正这时，龙布云入。〕

布 云 好象我来的不是时候。

彩 凤 三妹，你来得正好，他们非逼着布果回邦嘎去，你帮我劝劝你大哥。

建 募 姐夫还什么也没说，你怎么就急成这个样子？

彩 凤 因为我是妻子，是个母亲，我只希望一家人过个安宁日子。

〔这时传来一阵阵刺耳的警车声。〕

布 云 看来，昆明也没有安宁日子过，大哥还不如真回邦嘎去的

好。

彩凤三妹，你……。  
布云这次大嫂一家人出力放我出监，讲好的条件是要大哥送我回邦嘎。我们没表示感谢，可应该遵守诺言，是不是，大哥？

〔切光。幕落。

## 第一幕

〔在一阵悲壮的大鼓擂击声中大幕启。

〔邦嘎司后山的一片墓地。阴云和硝烟把墓地笼罩得地狱般阴森，左台光区内一座高大的新坟前搭起牌坊，死者正等待着一场血腥的祭奠。牌坊下，身披黑斗篷的女主梅达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她就是刚死去的邦嘎土司的未亡人。

〔梅达身边侍立着一个虎背熊腰，豹眼狼唇的傣族莽汉，他就是梅达生子龙布威。梅达身后垂首站着她的贴身丫头，一个美丽的傣族姑娘，她叫嘎妹，由于某种原因，她抱着水烟筒的双手禁不住地发着抖。

〔龙布威身边站着他的贴身保镖莫克。这个英武的背枪人不时关注地望着嘎妹。

〔莫克身边端坐着一个年过花甲，银发霜鬓的老门公，他是邦嘎司的大总管。

〔随着一阵铿锣声，五花大绑的各民族暴动首领被几个团丁押上来。

〔大队长卢七雄纠纠地走到牌坊前。

卢七吊野狗脖子的架子支好了，就等女主一句话了。  
门公熬土锅的狗才吊脖子呢，这群犯上的野种，该把他们倒过来

吊！

卢七 老门公，脚脖子可吊不死人。

布威 笨蛋！下边架上一塘火活烤鹿子肉你没吃过？

卢七 奴才明白了。小伍子，把他们押过来！

〔小伍子和团丁押众人下，只有魁伟的嘎老大钉在原地，怒目仇视着梅达，两个团丁都没拖动他。

梅达 这个眼珠子要掉出来的老狗，就是土匪头子白老三吗？

布威 这是铁匠嘎老大。（耳语）嘎妹的阿爹。

〔嘎妹手中烟筒落地，惶恐地呆望着梅达。莫克忙拾起烟筒，递还嘎妹。

梅达 唉，这叫什么世道啊，养乖了的家狗，也跟着野猪一齐咬起主人来了。

嘎老大 呸！

门公 （愤起拔刀）鸭子临死你嘴还硬！我要看看你那心肝是不是铁打的。

〔门公上前撕开嘎老大的衣服，嘎妹惨叫出声，又忙用手捂住嘴。

梅达 慢！嘎妹，去，去劝劝你阿爹，跪下来给我认个错。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我饶他一死。

布威 阿妈……

〔梅达用眼瞪退布威。嘎妹缓缓走向嘎老大。

嘎妹 阿爹，你老就……。

〔嘎老大悲愤地瞪着嘎妹。

嘎妹 女主，我给你老下跪了。

〔嘎妹下跪，嘎老大一跺脚，咬牙踢倒女儿。

嘎老大 不争气的孩子！

梅达 好你个无情无义的嘎老大，我一个女主，还知道疼自己的丫头，你这亲亲的阿爹，就不懂得该为孩子着想？

嘎老大 毒蛇，我把你……

〔嘎老大挣脱两边的人，扑了上去。门公横拦过来，一刀插

进嘎老大的心窝。

嘎老大 (痛苦地瞪着门公) 你……不得好死的……狗奴才!

门 公 便宜你了! (说着用力把刀一搅)

[嘎老大倒地而死。]

梅 达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门 公 (举起血淋淋的刀, 对着牌坊含泪叫道) 翁布土司, 老奴亲手  
给你报仇啦! (跪倒默哀)

梅 达 (走到惊呆的嘎妹前) 咱们女人心软, 可抗不住他们汉子的  
手毒。去吧, 找几个人给你阿爹收了尸, 尽你的孝心去吧!

[嘎妹走到尸前, 扑倒放声大哭。]

布 威 这也是你嚎丧的地方! 我让你……

[布威掏枪, 被梅达按住。]

梅 达 眼下我还离不开她。

[莫克上去帮嘎妹把尸体抬下。]

梅 达 (上前扶起门公) 好你个忠心耿耿的老门公, 收拾这群野狗  
的差事, 就由你督办吧!

门 公 女主放心, 为了给翁布土司报仇, 我不会让他们痛痛快快去  
死的。

[左台光区骤熄。右台光区渐明。]

[这里是梅达的堂屋, 大山土司和师爷正在私下密谋。]

大 山 哈哈哈哈, 好, 这件事办成了, 我保举你做帮嘎司的门公。

师 爷 谢舅老爷。

[梅达、布威、莫克入。]

梅 达 二哥,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欧营长怎么说?

大 山 他说匪患方平, 地面不稳, 要在帮嘎驻扎下来。

梅 达 (一惊) 什么? !

大 山 当初就不该请这群老黄狗进帮嘎。如今沾上, 怕就不容易甩  
脱了。阿妹, 就先把他们放一放, 快办定主继位的大事吧。

梅 达 不行, 老大的丈人和舅子都是官军里的大头目, 在心窝里留  
下这营官军, 布威就是坐上帮嘎司的这把椅子, 我能放心

吗？

布威 阿妈要嫌这营老黄狗戳眼睛，布威带人把他们打出去就是了。

梅达 就凭你那几条破枪？胆子大的乌鸦你都哄不走。

大山 阿妹今天是怎么了？抬着火简串门子，尽吹他人家的火苗。有我大山土司保驾，邦嘎司这个宝座，我亲外甥坐定了！

梅达 阿哥，如今天下大乱，乾坤倒转，走塌了一步，别说江山难保，连命都要贴上啊！

大山 我早跟你说过，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这些汉人都靠不住。

只要学着我靠上洋人，任他那朝的官府，也撼不动咱们这棵大龙树。

师爷 舅老爷说的在理。

〔梅达双眼一瞪，堵住了师爷的话。〕

梅达 靠不靠那是后话，你能不能先从洋人那边弄两百条枪来，帮着布威把那营老黄狗赶出邦嘎？

大山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阿妹，定主继位的事不能再拖啦。

梅达 嗯，莫克，去把卢七和门公找来。

〔莫克下。〕

师爷 按理这事女主一个人定夺就是了。〔摩摆莫歌合本〕

梅达 你懂什么！

师爷 翁布土司咽气前，指定了由大少爷继位，当时大队长和门公可是都在场。

布威 怕什么？卢七的舌头在我嘴里。

师爷 奴才担心的是门公，这老倌认准了主意，九条牛都拖不动他。

大山 一个老树疙瘩，就能把山路都堵死？

师爷 舅老爷，他可是邦嘎司的大总管啊！

布威 藤子爬的再高，也成不了大料。他要是敢不顺着我这风摆，一斧子把他连根刨了。

师爷 只要头人们心里有个数，奴才就放心了。

梅达 师爷，你的意思，是不是邦嘎司的门公非换个人不可？

师爷 这……

大山 你看你，人家可是一片忠心啊。

梅达 忠心，哼哼哼，弯腰的竹子心是空的，可身为门公，站着是根柱子，躺下来是架梁。你是这块料吗？

师爷 这……女主的意思，奴才明白了。

〔在梅达嘲讽的笑声中，大队长卢七和门公上。〕

梅达 断了龙头天要旱，一天无主百事乱。我一个女人当不了邦嘎这么个家，定主继位的事，是不是就商量着办了吧！

师爷 女主明鉴，后天就是个行大典的吉日。

门公 胡扯！没见真神，忙着烧什么香？

梅达 门公的意思是……？

门公 该照翁布土司留下的话办事。

师爷 你老是怎么啦？土司临闭眼前，已把一切托咐给二少爷，还到哪儿去找什么真神？

门公 你……你竟敢往头人的舌头上抹锅烟子，看我不撕你的狗皮！

大山 放肆！这是你奴才训人的地方吗？

门公 女主，头人留话的时候，我的耳朵也在他老人家嘴边上。明明指定的是让大少爷接位。卢七，当时你也在场，你也吭个气啊。

布威 对，你也动动舌头，莫非当时大伙儿全听走了音，就这老家伙耳朵灵？

卢七 也难怪他，这人一老，耳朵就是多余的摆设了。老门公啊，你也不想想，除了二少爷，谁能背得起邦嘎这架大山？

门公 呹！翁布头人啊，你老怎么竟养了这么一群有舌头没心肝的畜牲？女主，昧着良心办事，可要招灾引祸呀！

师爷 你老想想，如今匪患方平，余党游窜，邦嘎一天无主，百姓终日惶惶啊！

- 门公 这七七四十九天，自有女主当家。  
梅达 既知当家有我，你还嚼什么舌头？  
门公 定主继位是邦嘎司的大事，我身为门公，有推脱不开的责任。  
梅达 老大在省城讨了个有钱有势的婆娘，坐的是一把金椅子，只怕他看不上咱这荒山野岭了。  
门公 如有大少爷明白的回话，奴才自然不再多嘴。  
师爷 明摆着有现成的坐山虎，何苦非要去找那无踪无迹的马鹿？  
门公 放屁！你这烂了心肝的老狗。我请大少爷归来的那三封信，不就是你亲笔写的吗？  
布威 （掏出三封信往地上一甩）就是这些烂纸片片？  
〔门公惊讶拾起，绝望地大吼一声扑向师爷。  
门公 啊，我，我嚼碎你这身贼骨头！  
〔布威掏枪挡住门公。  
布威 先在我这家伙上试试你那老牙有多硬！  
门公 二少爷，我是跟着两代头人从刀山火海里滚过来的，凭你手里这小截“柴疙瘩”就能吓得住我？如今我已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啦，能早一天去阴间服侍老爷们，是我的福气。让人伤心的是，你阿爷阿爹苦苦挣下的这片江山，早晚要断送在你这逆子手里！  
布威 （一耳光打倒门公）你敢冲我呲牙？  
门公 （挣扎而起，撕开衣襟）打吧，朝这儿开枪啊！明告诉你，不跨过我这把老骨头，你小子休想爬上邦嘎司的宝座。  
布威 （一阵狂笑）哈……（拉开机头）那我就成全了你。  
〔布威抬手一枪，被梅达神速举其臂，子弹打飞。梅达顺手夺枪，另一手甩了布威一个嘴巴。  
布威 （惊）阿妈……  
梅达 你还小啊！（亲手扶起门公）大人不见小人怪。老门公，难为你对我们家这一片忠心。  
布威 （怒）阿妈！

梅达 你给我闭着嘴！（对门公）就按你的意思，这事先缓一缓吧！

师爷 女主，还有两个街子七七就满了，到那个时候如果大少爷还不归来……？

梅达 （对门公）你说呢？

门公 老奴马上走一趟省城。

大山 你一片痴心，只怕人家不领你这份情。

门公 尽到心意，门公也就对得起邦嘎的列祖列宗了。

梅达 好吧，你去收拾一下就上路吧。一路上多加保重。

门公 总算邦嘎还有个明理的头人，老奴谢过女主了。

〔门公匆匆下。〕

布威 阿妈！

梅达 单靠这“柴疙瘩”，你就坐得稳这邦嘎的江山？要是这根实心的柱子能回心撑着你，阿妈才放心啊。

大山 终究是个奴才，不该这么放纵他。万一……。

师爷 老爷放心，去省城不比赶街子，就算他插上翅膀……。

〔梅达用目光堵住师爷的话。〕

梅达 你少说废话！快去准备后天的大典，先把米煮熟了，等着他。

〔小伍子气喘吁吁地奔上。〕

小伍子 报女主，牛角宝涌来一群臭窝尼〔对哈尼族的贬称〕，死活闹着要收尸。

梅达 这种事还用来麻烦我吗？

布威 你们那几杆枪是吃素的？

小伍子 大少爷已经答应他们啦！

梅达 （一震）把话说清楚。

小伍子 大少爷他，他回来啦！

〔梅达等惊呆。静场。小伍子继续情急地讲述着，只见他嘴动，却听不见声音。〕

〔下面这段戏，除小伍子无声地讲述外，其他人都定格，但

谁的画外音起，谁话动，画外音止又定格，以外化人物的心声。

梅达 (画外音) 万里晴空，怎么突然雷声滚动？滴雨没降，从哪儿卷来的山洪？

布威 (画外音) 镇压暴乱你面都不露，回来你倒会选时候。我拼死打下的江山，你想赶来吃肉？呸，看我不剁你的爪子，砍你的舌头！

大山 (画外音) 都怪女人手软拉不开弓，到头来果然是夜长梦多。

梅达 (画外音) 这只不祥的乌鸦，鬼鬼祟祟，不声不响就回了邦嘎。我已经看见了他那对红眼，一嘴毒牙。天啊，我看见了鲜血，一场拼死的厮杀。

布威 (画外音) 怎么，山洪再猛，也不能把大山冲垮。一只归山的豹子，莫非就惊着阿妈？

梅达 (画外音) 会叫的狗，再凶也不可怕。怕只怕身边的笑脸，埋着一口难防的毒牙。

小伍子 …… (出声) 女主说该怎么办？

梅达 你先去吧！  
〔小伍子下。〕

大山 一山难容二虎，还等什么？趁他脚没落地……

布威 对，我去干了他！ (欲下)

梅达 回来！逮只野兔还要有个支扣子的工夫，人家可是个有靠山的大活人。站住！你别这棍子捅不着他，倒把自己的脸给闪了。

〔小伍子匆匆跑上。〕

小伍子 大少爷朝这边来了。

梅达 快，都给我回屋子里去，快！  
〔布威欲争，被大山拖住，并在他耳边悄话几句，布威随大山匆匆下。〕

〔顷刻，风尘仆仆的龙布果与女扮男装的龙布云上。梅达背